



當外貌改變遇上癌症 頭頸癌患者 心理衝擊與復原之路

「陳醫師，我爸爸年輕的時候很帥的！開完刀之後還會跟現在一樣嗎？」
這是在門診面對口腔癌重建患者時，最常被家屬問到的問題之一。

病患本人通常會淡淡地說：「外貌不重要啦，手術順利比較重要。」但在那短暫的停頓裡，我總能讀到另一層更真實的情緒。面對不得被改變的外貌，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們只是選擇不增加醫師的壓力，於是這個問題便由家屬代替開口。

撰文

陳慶恩醫師

臺北榮總 外科部 重建整形外科

外貌確實有可能因為癌症治療而改變。在許多文化中，臉部被視為人的名片，與運勢、人際甚至尊嚴相連。當腫瘤位於臉、口腔或頸部這些看得見的區域時，外貌的改變往往不只是醫療問題，也牽動病患面對自己、面對他人以及面對世界的方式。多年臨床經驗讓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：即使手術已經過去多年，在需要提交證件照片時，許多患者仍選擇手術前的照片。從醫師角度來看，使用哪張照片似乎沒有太大差別；但對患者而言，那張照片代表的是疾病之前的自己，也是心理上偏好的自我呈現方式。

臉部是人際互動的起點，一張看起來協調、對稱而自然的臉，通常能降低社交門檻、讓他人感到舒適，也影響一段關係能否順利開始。當外貌因疾病而產生變化，患者所面對的並不是單純的美醜問題，而是自尊、自我形象與社會視線交織的衝擊。在不同文化脈絡中，臉部缺損曾被用來標記、羞辱和隔離特定族群，例如古代以劓、黥等刑罰在臉上留下無法抹去的痕跡，外貌的改變曾象徵錯誤或懲罰。

然而，癌症並不是錯誤，生病更不是命運的懲罰。誠實地說，並非所有的頭頸癌手術都會改變外觀。口腔黏膜或舌部早期腫瘤在發現得早時，局部切除即可控制，除了手術疤痕之外，整體外貌往往不會有太大改變。然而，當腫瘤體積較大或位於唇部、頰部等部位時，為了達到完整切除，外觀與功能往往必須有所犧牲。治療也不只限於手術。許多患者在術後仍需接受放射線治療，放療

所造成的皮膚炎與後續組織纖維化，可能進一步影響嘴巴的開合能力與嘴角閉合，使吞嚥、喝水及說話出現困難。這些看似微小的變化，在日常生活中卻可能造成極大不便，甚至影響患者是否願意在人前用餐或與人交談。

一般民眾對整形外科可能仍存有名詞上的誤解，認為整形等同於美容。美容當然是整形外科的一部分，但整形的範疇遠比「變得更好看」更廣。對頭頸癌患者而言，重建手術的目的在於協助他們重新獲得外觀、功能與生活的能力。整形外科教科書中有一句經典的描述：「replace like with like」。字面上指以類似材質修補缺損，但更深層的意義應該在於：重建並不是把傷口縫起來，而是努力讓患者能再次以原本的樣貌及心態，嶄新地回到過往習慣的生活。近年來，頭頸癌重建手術方式也逐漸朝向減少外觀改變的方向發展，例如使用達文西機器手臂輔助手術、口腔內切除、或術前化療縮小腫瘤，以降低外部切口的需求。在重建上，也從過去單純填補缺損，走向使用厚度接近的游離皮瓣、感覺再建，甚至功能性肌肉皮瓣，以恢復外觀、觸覺及吞嚥與語音等功能。

在門診與病房中，我常提醒患者：你並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這些變化。你有家人、有醫護團隊陪著你，而復原本身是一段分階段的過程。第一階段是腫瘤切除與初步重建。當手術是最佳選項時，完整切除腫瘤即成為首要目標，即使缺損比原先預期更大，也能藉由重建手術協助傷口癒合並順利進入後續治療。第二階段是在完成放射線或化學治療

後，處理功能議題。例如張口受限、嘴角角閉合不全、喝水滲漏或吞嚥困難等，這些不只影響生理，也影響社交。許多患者在這個階段開始重新思考「要不要出門」「要不要在人前吃飯」「要不要接電話」。第三階段通常發生在術後一年左右，此時腫瘤控制已穩定，我們才會著手外觀上的細緻調整。這往往是患者重新面對鏡子的階段，也是重新回到公共生活的重要時刻。

頭頸癌的治療從來不是由單一科別完成，

而是一個跨團隊的協作。腫瘤切除由耳鼻喉科或口腔外科負責，重建由整形外科接手，而後續的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則由腫瘤內科負責。整個照護過程中還包括護理師、語言與吞嚥治療師、營養師、藥師、復健師、心理師及社工等專業人士。外觀與功能的改變確實會影響患者的生活，但治療的終點不只是腫瘤被控制，也不只是影像學上的痊癒，而是患者能否重新建立生活的節奏、角色與尊嚴。



Completion

重建手術不只修復外貌 更找回面對世界的勇氣

許多患者在治療過後戒了菸、停了酒、放下檳榔，開始以新的方式生活。對這些人來說，治療後迎來的並不是結束，而是新的開始。癌症治療具有毀壞性，它移除腫瘤，也移除部分的身體、功能與外貌。然而重建手術的核心並不是單純的復原外貌，而是讓患者有機會重新面對鏡子，也重新面對世界。重建的終點不在手術室裡，而是在患者能夠再次參加聚會、在餐桌前安心吃飯、接起電話說話、走出家門與他人相遇的那一刻。外貌改變曾在歷史上被視為懲罰，但在現代醫療中，它成為一個復原與重新開始的契機。回到世界往往比進入手術室更需要勇氣，而在重建的旅途中，我們做重建的醫師所能做的，是幫助並陪伴患者找回屬於自己的面孔，也找回重新生活的可能性。